



特別  
^21  
2759  
1



~ 21

2959

1-14

門  
號  
卷  
へ 21  
2759  
1

一嘯居士許點

繡像鑲花

仙史

本衙藏板

昭和十年一月二十日購求

仙史  
繡像  
鑲花

多慕繪才子佳人之悲離  
人娛耳悅目也舊矣

名也往了畧

不加意如平山冷燕則即才子  
佳人之姓為顏而玉璫梨者又

至各摘其人名之一字以弁之  
草率若此非真有心磨鍊才子  
佳人愛國便於隨意扭捏成書  
而多訛難耳此書則有特異焉  
者其所叙為儒珍若蘭等才子  
佳人之事而其名則曰錢曰花

曰仙無與於才子佳人也驟焉  
閱之竊以有苗不依庇之誦迄  
尋得再三而去作者實故意翻  
出新奇令人以為錢為花為仙  
者讀之而才子佳人之事掩映  
乎其間以儒珍若蘭等事蹟續

之而若劍若玉芙蓉若紫宸諸  
仙者復能繞於其際要使不漏  
不支分明融洽唯管有下靈寶  
並到如八股闕動題俸此作者  
鑄局命名意也噫亦奇矣哉

三江釣叟漫題

鐵花仙史目次

雲封山人編次

一嘯居士評點

第一回

文官閣嬰諧秦晉

第二回

埋劍園詩感花妖

第三回

扶父柩蟠枝叩闕

第四回

看花燈悞入天台

第五回

白木公子飽尊拳一場掃興

第六回

紅顏淑女試題詩七步知才

第七回

藕花居探蓮訪妓

第八回

白雲留醉月聯詩

第九回

陳秋遠湖亭遇美

第十回

水無聲妓館飛仙

第十一回

錢不仁身  
文星暗鄉科落榜

第十二回

信讒言勢利寒盟

第十三回

假斯文獻舊句當場出醜

第十四回

真節烈逢狼狽接木移花

第十五回

蘇錢塘納贅女乘龍

第十六回

夏瑤枝從容應點選

第十七回

金山寺元虛遇盜

第十八回

定海關文士談兵

第十九回

悟真性入山訪道

第二十回

感神夢墮作螟蛉

第二十一回

西席賓忽得西廂趣

第二十二回

東閣客狼辭東牀選

第二十三回

假佳人冒認真佳人

第二十四回

大姨夫先做小姨夫

第二十五回

兩解元雷擊花妖劍

第二十六回

三神仙法潤玉芙蓉



鐵花仙史目次終

鐵花仙史

蔡其志



象

姍緣自古天排定一縷紅  
絲一點靈犀心手相牽  
緊依廿年漫說金蘭契  
生死情移貧富交離那識  
黃姑暗裏機

醜奴兒

王悅



象

二

天台道人



像

傷  
三

關公  
之  
雙  
刀  
夜  
誼  
馬  
上  
讀  
經  
嚴  
禁  
滾  
水  
烹  
茶  
誓  
不  
降  
敵  
勇  
武  
壯  
義

燕紫宸



良

四

王儒珍



象

五

饒

五

留春無計愁絕風雨人  
歸吒利押衙何處直待  
桂枝高折得問藍橋仙  
路

陳秋遊



蔡若蘭



象

像

六

燕雙飛蝶雙飛彈打鴛央  
 兩處飛心驚魂暗飛誰朝  
 飛雁孤飛時到雲鴈萬里  
 飛鷓鴣上此翼飛

右調長相思

蕪馨如



象



准擬花開並蒂那識高  
 粧蕭史綉帶挽回心辜負  
 卿、美意各計無計償  
 你查眉夫婿如夢令

水無聲



象

乙

夏瑤枝



象

十

羣	猶	埽	誰
省	歸	眉	惜
妓	一	黛	風
館	昔	遇	塵
飛	?	婦	隨
心	記	麟	滿

仁壽

并

娥眷不讓男兒烈九閭親謁中  
郎育女賽緹縈父寬滄靈三年  
廬墓十年待字嘆心兒如鐵天  
教遺扇締良緣把雙眉重拂

右調賀聖朝

夏元虛



夏

不乘侶車不獸似獸無  
端惹起殃災問誰為厲  
階 求婚欠才求官喪  
財算來到是天台作仙  
家易哉 醉太平

畢純來



象

儂

十一

鐵花仙史

第一回

文官閻嬰諧秦晉

詩曰

風流何事不成羣。	智拙才愚各有情。
異種奇葩誇富貴。	埋蛟隱蟄詫青萍。
退歸林下怡山水。	坐醉花間結晉秦。
從此赤繩雙繫足。	枉教情薄似秋雲。



金瓶梅  
話說先朝全盛之時。四海共慶昇平。武林西子湖邊。定香橋畔。有一箇名園。喚做埋劍園。乃是錢塘蔡孝廉。號其志的祖遺之園。他始祖曾爲宋將。後來因見權臣持國。武將無功。遂罷官歸隱。卽於定香之側。登南屏之石。爲山。引西湖之水。爲沼。花木成蹊。亭榭悉備。又將自己所佩的一口寶劍。埋於園中。以誌不仕終隱之意。後來子孫相傳。遂以埋劍爲名。止因宋沒元興。兵端不息。漸至年久事非。業成廢園。幾爲汾陽故宅。幸得其志性情。恰與始祖相符。遂又清復故址。從新修葺。得朱欄粉牖。比舊更勝。但因性癖山水。將城中宅院封鎖。與妻符氏。并僮僕十餘口。遷作園居。這年其志秋塲報捷。未免忙了月餘。久不窺園。一日稍暇。乃邀了一個莫逆好友。也是其年新中的舉人。姓王名悅。兩人極是意投道合。

最相知的。所以這日其志一閒。就請了王悅來家。同至園中賞菊。兩個正爾遊玩。抬頭忽見荷花池畔。太湖石前。數枝牡丹。開得十分嬌艷。色兼紅白。香韻襲人。忙近前玩之。方知乃是芙蓉。葉作千葉。大若牡丹。而芳香冠於羣花。其志不勝奇喜。以爲此地從不曾栽植。何忽得此妙種。灌園人道。相公還未知此花奇處。初開時。乃是雪白的。到得將殘。淡紅。愈

彫愈紅。漸至謝落之時。色如噴血。凝丹。必應相公。今科連捷。故人傑地靈。生出這箇祥瑞。來。其志笑向王悅道。花豈無種而生。弟實不信。王悅道。怎麼沒有。昔時孝里莊園。從來不曾栽種牡丹。其年忽生出一種牡丹。來。至明年三月。花開始。知爲紫色牡丹。甚是燦爛。時有觀察某者。見花甚愛。欲分一株。可煞作怪。纔掘下尺餘。見一石如劍。約長二尺。如玉之

潤似鐵之堅。上篆二句道此花瓊鳥飛來種  
只許人間老眼看自此之後其花遂彫不復  
開矣今吾兄此花得無瓊鳥飛來之種乎其  
志道然則此花之下亦有石劍在耶弟但聞  
始祖之時建造此園有埋劍之傳以名是園  
但亦失其處若然則始祖之劍或亦在此花  
下乎今可掘之以發數百年之奇未為不可  
王悅止之道此乃靈芝發穗彩筆生花是應

吾兄發迹之端豈以雲初相傳之謬而泄此  
實在之瑞徵乎其志含笑而止乃叫灌園人  
將酒席移在花前玩賞盡歡而訖兩人就於  
園內書房安歇次日復飲花前一連作十日  
之飲直至花殘王悅方別其志卽於花畔營  
一小閣額爲文官這正是

愛花營小閣

徵瑞啟名園

說這王悅是與蔡其志鄉榜之後同進都會



試過三四次却雙雙的不能再來。朱衣暗點不覺年近五旬。其年又值大比。少不得又要遠行會試。王悅因與安人俞氏道。我今年已半百不能得一名進士。兼且後裔乏人。這一次倘又不中。則此生已矣。安人道。相公豈未見梁灝謝恩詩云。饒他白髮巾中滿。且喜青雲足下生。時灝八十有二。而且狀元及第。今相公尙纔知命之年。豈云已矣。還期矢志而前。則青紫亦拾芥耳。王悅道。我豈不知。但前程渺渺。焉能逆料。今次進都。我欲多帶干餘白物。倘南宮微倖。是不必言。若仍落孫山之外。則將所帶之物。幹選一官。雖非顯親揚名。然出仕一番。庶不負生平所學。反是終南捷徑。不然老死場屋。真真何益。安人道。相公所算。雖是還宜激厲於金榜。更爲盡善。王悅道。我豈不欲全美。奈恐造物不然耳。安人便不言。

語。卽將家中所積湊足千金。卽約了其志。依舊同伴進都。一路看山玩水。耽耽擱擱。到得都中。恰好場期迫近。忙尋了下處。各將經史畧一溫習。到了這日。領卷赴考。三場既畢。果然學無老少。達者爲先。王悅高高的中了第八名進士。殿試後。蒙御筆點入翰林。好不喜悅。其志垂頭喪氣。心中焦悶。看王悅興興頭頭去赴瓊林宴。遊街過了。謝座師。拜同年。忙了數日。方得空閑。其志欲辭王悅而歸。王悅道。以吾兄之高才。諒必掄元有待。特大器晚成耳。幸勿以不第爲悶。而自挫青雲之志。其志歎了口氣。道。慚愧。若再三年。小弟望六矣。雖此心不灰。恐而視茫茫。面髮蒼蒼。至欲如今日之文。猶爲不才。見棄。而况他日不復能如是耶。功名之念。從此絕矣。王悅道。吾兄之意。與弟相同。日前家中起身之時。與老荆商

之。今次不中，恐此生已矣。故再三籌畫，帶得千餘朱提來都，以作退步。倘果不中，欲就舉人幹選，不期僥倖得中。今俱原封在篋，兄如不棄，何不移弟之退步作兄之小就？但不知兄以爲何如？弟忝知己，故盡愚直告。若兄另有高見，則弟猶斥鷃笑鵬之謂歟。其志道蒙仁兄見諭甚善，但是兄之物，弟何敢假。王悅道弟言實出肺腑，兄何作此套語？况君子有通財之義，且吾輩交遊，又非汎汎者之比。說罷，卽叫從人將行囊打開，檢付其志收藏。其志再三稱謝，卽日自去營謀。事有湊巧，恰好南直松江府青浦縣缺，是箇上好的地方。其志忙又借了千餘京債，將來上下使用，卽銓補青浦知縣。限日赴任，其志不勝之喜，領了文憑，謝別王悅，又順攜家報，卽日出京一路歸家，正是

得君輕借力

便是轉身時

說這其志家中原是有餘的。但進京時帶的。是不過盤費而已。王悅之銀。暫假一時之需。方得成就功名。正叫做飢時得一口。故一歸家。即將所借之銀。連家書一併攜了。親身來至王悅家中。致謝送還。王夫人收訖。不題。自己乃擇吉赴任。來至青浦縣。這其志原係富學宿儒。緣命不該兩榜。故草草而就。當日居

官自然十分名望。又喜松江府太守却是同鄉夏英。甚是契合。不時照拂。故雖作縣纔二三年。倒也宦囊頗豐。後值撫按兩司。怪其志爲人傲放。不肯迎奉。心中不喜。欲尋事故。叅究他。而蔡其志早暗知其意。也就學了淵明先生的高見。封印謝職而歸。於埋劍園栽竹種花。看山玩水。或酒或詩。婆娑樂境。一日晨起。秋高氣爽。其志不勝感慨。因拈筆作一絕。

以誌居休之樂其詩云

憑君莫笑髮芊芊。

走馬秋風曾少年。

醉卧花間琴作枕。

在官那似在家閑。

吟罷投筆而笑。正欲呼飲。忽報翰林王爺拜。原來王悅亦與當道不和。又見宦途乏味也。卽乞休而歸。故來拜其志。其志忙出接見。各叙間澗之情。王悅道。弟在都中。遙聞吾兄賢聲遠達。正擬召見金門。一快知己之意。何忽

掛冠東門。察其志道。向蒙吾兄周急功名。至今銘感。但弟一行作吏。雅多盡日。逐與鄉里愚夫爲侶。甚是苦海。幸得太守夏公不時以文墨盤桓。故能駐足三年。不然則久已命駕歸矣。後又陰知上司不悅。故棄此薄宦。解綬家居。如吾兄兩榜名流。榮膺太史。正大丈夫。得志之秋。小弟不勝仰望。丰采何亦遽然致仕。作尊羹鱸膾之思耶。王悅道。弟已將進

士二字拋向東洋大海且荆棘滿布長安覺  
步步厭人既不能作諤諤臣而勤職事恐貽  
尸位之訕稍效金樓子蜘蛛隱耳其志笑道  
我輩見識真乃相同所謂長安塵土三千丈  
何如白雲深處耳二人說笑移時王悅卽欲  
別歸其志歎留道旣作閑人又來忙了。小園  
玉芙蓉聞得甚是燦爛小醪新釀初熟何妨  
花前月下追昔日之樂說罷一手拉王悅來

至後園文官閣中早已有酒盈樽二人東西  
坐下王悅道追憶昔年初得此種蒙兄花下  
留作十日之飲彼時尙汲汲於功名迄今退  
歸林下倏忽十有餘載時景雖移而好花依  
舊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耶其志道項材垓下  
之歌漢高沛邑之泣同一意也然吾輩旣已  
歸休萬念俱灰要作天下第一等閑人只喜  
今朝有酒那念昨日無魚豈猶以死生爲意

今日與兄必當盡醉花前。酣然潦倒，使花神亦羨吾輩之徜徉自得，其樂而樂也。王悅笑道：人非木石，豈得無情？卽玉芙蓉白繡冰心，淡泊已具，將殘而忽又華麗，此亦繪事後素之見端，如吾等雖已心冷如灰，豈可無一熱言以發其冷乎？其志大笑道：只要詩酒於醉鄉，硯田那復問是非於今來古往。二人正在談笑，忽小童走到其志身邊，近耳低低的說

了些什麼，其志忙立起身來，道有屈吾兄寬坐。小弟一去就來。王悅道：蒙賜盛筵，已叨酌酌。兄請自便。小弟卽此告別。其志道：興猶未闌，何遽言別？畧止片刻，弟去卽來說罷。竟忙入內。王悅不知其志何事，見殷殷之意，豈好拂他興致，只得坐下。靜待其志出來，不期進去一會，不見動靜，乃起步庭前看花，消遣。忽見自己家人王德急忙而至，道：老爺快些回

去家中夫人卽刻午時產下一位公子持着  
小人來請老爺王悅見說大喜急起身向蔡  
管道可致意你家老爺說我有要事不得面  
別明日再來請罪罷蔡管再三留住道請王  
老爺再坐片刻家老爺就出來的若王老爺  
去了要責罰小人怠慢之罪的正說不完只  
見其志笑吟吟的踱了出來道正欲追金谷  
之歡而盡一日之興何故竟思逃席王悅道

非弟不欲盡興適有不得不去之事故敢不  
別而行其志道有甚急事却不能少留想是  
怪弟失陪故有此舉待弟吃箇告罪盃如何  
王悅道忝在知己豈復拘拘不贖兄說適纔  
小介來言老荆舉得一子故急於欲歸耳其  
志見說不覺喜動眉宇道原來恭喜榮誕令  
嗣可謂奇異吾兄請坐更有一言王悅無奈  
只得坐定問道吾兄善李虛中之術乎不然



何以知爲奇異其志道兄產麒麟定是廟廊之器何必以弟曉算術而後知爲英物乎所稱奇異者適符異索亦刻下舉得一女故爾失陪入內今令郎恰是午時年月日時相同莫道老天無意吾兄若不鄙棄何不今日一言成他時兩好不知吾兄以爲何如王悅道蒙兄見諭雖是但俱在試啼之際知蜉蝣蟪蛄爲生幾何第恐日久事非爲異時之累何

不俟其旣冠及笄之年然後議及姻親乃爲妥當其志道弟非不諒但凡作事最宜巧合良逢難得令郎小女庚字相同豈非巧合今日恰值花下成盟豈非良逢而良巧兆其始焉知不以終乎萬一不虞於他日亦無傷乎其禮得育則就今日之言或不育兄與弟俱爲莫逆世交肝胆相照又可別較何用泥於必可必不可之見而違天意人事耶王悅見

說俯首半晌道承雅愛殷殷敢不如命特慚愧不能仰扳耳其志笑道玉堂御柳果不如河陽一縣花耶言畢相視而笑王悅道旣蒙不鄙深切榮幸明日當偕柯斧相求但恐薄宦寒素愧乏白璧爲聘奈何其志道兄又來迂濶了雖詩之謂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蓋恐人心難測以爲無徵不信耳今弟與兄旣莫逆於心事出至誠卽此

花前兩諾于金莫易豈必拘於俗套以混吾輩作事卽欲執柯之人亦俟諸合卺之日可耳王悅大笑道兄真快人作事豪爽若此超出古人之上弟愧不如也二人因說得投機快飲沉醉王悅方別而歸正是

片言花下盟金石 信是交深不用媒  
自此之後莫逆好友又成兒女親家比前更覺親密果是光陰迅速不知不覺的王悅之

子。又早七歲生得眉清目秀齒玉唇丹王悅見其穎悟不凡知書香可繼私心甚慰卽延名師教授因其聰敏出萃乃取名儒珍號韞玉。這儒珍真箇是聰明天縱讀書過目成誦作文十分老鍊時有一個同窗姓陳名秋遴父親鯤化曾做過廣西布政因老致仕在家那陳秋遴亦生得面如冠玉體若兼金其敏慧與儒珍一般年紀又彷彿二人情同意合

最是說得來的。一日適值先生他出王儒珍向先生案上將其詩稿竊看忽翻着一箋上面只寫得一行詩題是雪珠咏却不會落句儒珍見了不勝技癢乃援筆咏成一律向秋遴道偶得題於先生案頭潦草成句望兄賜覽乞定推敲秋遴接過看畢道尊咏甚佳形容奇妙小弟不量卽當續貂亦題一首於後纔寫得完忽先生突至急欲收匿早被先生

看見問道明窻淨几不去埋頭課業却在此  
寫些什麼秋澁知不能隱乃出二詩呈上道  
學生輩偶得題於先生詩稿中稍爲學步不  
覺塗鴉幸先生宥之先生接詩一看見是雪  
珠咏乃笑道此題因難於形容我尙不敢落  
筆不知做些什麼在上面乃展開一看只見  
第一首是王儒珍的道

三千世界盡珠璣。米粟盈庭豈療飢。

誰道玉龍鱗甲敗。相看夜棹亦剡溪。

鮫人泣下應時瑞。柳絮才高憶昔奇。

漫坐樓頭吟對酒。欲擬白戰賦全非。

再看其次陳秋澁的道。

獻瑞曾經梁武時。醉看錯發灞橋思。

白成也得肥梅影。圓走焉能壓竹枝。

滾擊鴛鴦聲碎玉。猜疑騰六却如珠。

掃來試作陶家味。爲問詩人如不如。

先生看畢擊節道。從雪字上分出珠字。似雪非雪。比興人情。深得此題之旨。二詩翁仲。他日之功名。亦可見其大概矣。二子其勉之。我爲爾師。亦自惶愧。正是

年紀雖然小。文章日漸多。

只因先生這一贊。有分教。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解。

評云。論時文者。入手得一好勢。則全體皆振。裨官亦然。若此回。嬰諧秦晉。不先寫王之借鏹成就功名。有造於蔡。而訂姻時。又多方顧慮推諉。令此舉全出於蔡自情愿。則纔一登場。便如長途病馬。入後。惟覺渙散無力矣。至於王蔡年齒彼此俱已週甲。而震巽纜索。縱亦事理所有。寧兩夫人又盡枯楊之稊乎。閱者殆不能無疑於此。不知伯喈方諧少年伉儷。而翁媪遽已八旬。

秉筆者於子虛烏有之事往往故留一破  
綻示人非以滋疑正以釋疑謂我不過借  
翰墨以消遣長晝而令彼信以爲其人其  
事之真有是愚之也所不忍也

